

中國現代文學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〇编

高干大

欧阳山 著

華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欧阳山代表作

高干大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刘屏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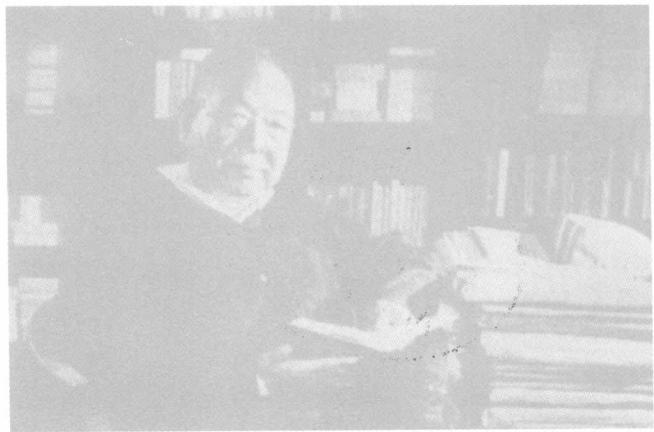
欧阳山代表作：高干大 / 欧阳山著. --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欧… II. ①欧…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581 号



欧阳山

《欧阳山文集》自序

我念小学的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生活在三北。父亲是一个穷书生，一家四口生活得非常困难。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母亲烧火做饭，我和妹妹上学，父亲去附近的小学教书。父亲的工资不高，母亲在家中做家务。有时作客，发现突然发现来家里造访了，就叫或提一箱小竹篮子，比着比着，朋友家里的东西多，有些朋友的朋友自己也没有米，就立刻从竹篮下拾起来，往里装，塞进武昌的山竹盒里。我的父亲，他们也把家，咱们的朋友，朋友，左邻右舍都把家搬在广东，是最浓厚的南派文化。人们常常一早去，给牛做马，送至清江，却得不到回报。他们吃洋芋，拉粪子，拉大便，拉肩。

欧阳山手迹



欧阳山作品书影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名单

- 主 编** 陈建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舒乙（中国现代文学馆前馆长）
- 副主编** 李荣胜（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周明（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
王智钧（华夏出版社前社长）
高文柱（华夏出版社社长 总编辑）
赵玉芝（华夏出版社副社长）
- 执行编委** 于润琦（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倪友葵（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事业部主任）
- 编 委** 王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富仁（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严家炎（北京大学教授）
刘慧英（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李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樊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高力（西南交通大学教授）
黄开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高立宪（华夏出版社社长助理）
唐永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韩平（华夏出版社编辑）
许婷（华夏出版社编辑）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 30 年左右。30 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 30 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 108 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欧阳山小传

欧阳山原名杨凤歧，笔名凡鸟、罗西、龙贡公等。1908年12月11日生于湖北省荆州（今江陵），因家境贫寒，出生数月便被卖给一杨姓人家为子。

幼年曾随养父浪迹北京、郑州、西安、镇江、上海等地，后定居广州上小学。14岁时考入广东高师附属师范学校，开始大量接触中外文学名著，并阅读许多心理学、哲学、美学、生物学书籍，开拓了眼界，打下坚实文学基础。1924年在上海《学生杂志》十一卷11期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历程。1926年担任《广州文学》周刊主编，以罗西的笔名在本刊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1927年春，他邀请文学界朋友在广州东如茶楼成立“南中国文学会”，鲁迅先生出席指导。广州起义失败后到上海，成为了一名职业小说家。

早期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受自我表现及象征主义的影响，1930年担任南京拔提书店编辑时，逐渐接受和传播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观点，曾因在广州组织“普罗作家同盟”、宣传革命文学受当局通缉。1933年在上海参加“左联”活动，创作之外，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在1936年的两个口号论争中，写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抗战爆发后，先后在广州、长沙、重庆等地参加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1940年，在重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的作品，关注民族斗争和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写出了描写工人斗争的长篇小说《竹尺和铁锤》、表现抗战主题的长篇小说《战果》等。

1941年由重庆到延安，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运动。1944年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专业创作，于1946年写出了长篇小说《高干大》。这部作品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一个合作社为背景，塑造了高生亮丰满深刻的主人公形象。小说的语言朴实明快，具有浓郁地方色彩，是较早较成功反映解放区生活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也体现了作者写作风格的根本转变。

全国解放后，曾担任华南人民艺术学院院长，以及广东省文化艺术界的重要领导职务，在创作上仍勤奋笔耕。1957年开始长篇系列《一代风流》的创作，历经28年，于1985年完成。这部系列作品由《三家巷》、《苦斗》、《柳暗花

明》、《圣地》、《万年春》五部长篇小说组成，通过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的人生经历，展示了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历程。作品以宏大的构思，众多的各阶层人物形象，富于民族特色的表演手法和流畅的语言文字吸引了众多读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宝库中一部特色鲜明的重要作品。

晚年，他不但继续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还亲手修订出版了十卷本《欧阳山文集》。

目 录

欧阳山小传	1
长篇小说	
战 果	3
高干大	141
短篇小说	
那一夜	283
最可怜的女人	287
水棚里的清道侠	292
玉镯碎了	298
心的俘虏	304
三水两农夫	315
米与规宁	322
欧阳山主要著译书目	326

长篇小说

战果

第一章 小贼丁泰

广东省北部，清远县和英德县交界，属于清远大茅乡的地方，在那四百年以前还没有人烟的大罗山脉的连绵峰峦忽然中断，形成一个其大无比的洼谷一般的崖壁之下，展开了一片高低起伏的低原地带。白天那里弥漫着青灰色的湿雾，晚上成群的野狼躲在野生的灌木丛中，哭泣着，对着自己的模糊的影子嗥叫。寂寞统治着这一重山，第二重山，以及无数重山外的无数重山；被那许多荒山野岭拥抱着的低原地带甚至在骁勇强悍的广东农民看来也好像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不可探究和不可征服的。——那是大地的秘密的心脏。每天，太阳在崎岖的山头上异常困难地滚过，好像它的车轮陷在那低原地带里拔不出来。不知道从多年前，这由北到南的狭长的低原地带就淤积了红色的肥沃的粘土，一直到被人开辟为止，丰盛地生长着榛树林、野桑枝和紫荆树；野半夏带酸味的小红果自己成熟，自己落在地上，任凭野鸟联群结队地自由啄食。而在这大洼谷底东边，替这肥沃的大地挡住初升的太阳，那又尖又高，宝塔似的山群的峰顶上，也长满了针叶的处女林。公历一千五百五十年以后，一个姓丁的家族，——同时是大罗山荒原的最初的访问者和征服者，走到这块红色的黏土之上，以犁平高低凸陷的土地，砍伐榛树、野桑、紫荆和野半夏，猎取野兔、山猪和黄猄，做他们的日常工作，并且把衣服、农具和全体妇人和孩子，安置在这片低原北端的崖壁底下，就在那里住下了。

一条绿色的小河直贯这低原的全境，从北边的大罗山蜿蜒流下，一直向南流去，快活地流着——在别的地段上有时又寂寞地流着，和广东三大河流之一的北江会合。人们有了它才能够稍微排解生活的忧愁。它娱乐着他们，使他们发生一种渴望：什么时候也许突然有别的人类坐着木船从河那一头上来访问他们——倘若没有这一类的渴望，人是不能够生活下去的。那些沃土被它灌溉着，并被它画

出一条巨大的弓形的弧线。它供给丁族的饮料，洗濯他们的身体和衣服——而在夏天和秋天，丁族的男子就把孩子们牵到三丈多宽，流水比较平静的河湾里练习游泳，以便他们获得捕鱼和摸取河旁的蚬螺之类的食品的本领。

这样，最初的泥螺村便建立起来了。这一族人开头只有一个老人，四个壮年男子，六个女人和十四个男女孩子。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他们这一伙人是些犯罪的亡命者，潜伏着，真像河滩下面的泥螺一样，住在这无从和别的人类通音信的山坳里，忍受着被广漠的荒野所引起的重叠的恐怖和寂寞。后来，——他们不能忍耐了。他们的财富——那些野兽的肉脯、腌鱼、干菜和吃剩下来的谷米也越积越多了。族中的四个壮年男子渴望能够看见同族以外的人类的脸孔和听见他们的声音，于是有一天绝早，便分头到周围二三十里外的村庄——像大洞墟、坝仔墟、高田乡所属的那些地方做起种种的活动来。

……一个月以后，出外的四个壮年男子只有三个回到了家。他们等待着，一年又一年过去，那一个不幸失踪了。他们带着谷米、肉脯、腌鱼、干菜出去，把挑在肩上的两个竹箩装得满满地，再把腰间和背上也挂得满满地，往后，带了钱币、女人、猪牛和别的家里缺少的货物回来。女人——被他们买来的和被他们抢来的，替他们繁殖，劳动；还教会那些孩子们唱东江、西江和北部山地流行的歌曲。歌曲和女人是从来不能分离的。在采伐林木的时候，在溪水旁边，在竹排上，在篝火旁边，她们老是轻声地唱，柔婉地唱，唱着不同的歌句。男子们也摹仿起来了。他们唱着：

太阳晒得猛呵，
你在林中找哪个呵！
来路条条通呵，
上得山来落得河呵！

族中那个老人——那被尊崇和敬爱的祖父，常常在篝火旁边给后辈们讲国家的历史和家庭的事迹，也讲一点神话和巨人朱元璋的传说。全族的生活知识和敬神礼节都是那个老人传授的。在他死去的前一年——他恰好满九十岁的时候，有五个强壮的男人——他们之中最年轻的只有二十岁上下，带着七个女人和四个小孩子从英德那方面徒步走来了。他们自己承认是三十年前失踪没有回家的那姓丁的男子的后裔，要求在泥螺村住下。那九十岁的衰弱的老人立刻跳起来，恰像一只疯疯癫癫的小猫。他抱过每一个男子，用长指甲抓他们的宽厚的脊背，哭泣而且发抖，仿佛他到底在无穷忆念的岁月以后重逢了他那失踪的孩子。一大块接连

不断的、平坦而且靠着泥螺河边的熟田立刻划给他们，他自己居住的茅屋也给他们腾让出来。姓丁的这一族更加热闹和旺盛起来了。他临死的时候曾经给后辈们留下这样的遗嘱：

“祖宗和神明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怠慢。刀和枪不能让空闲着上了锈，弓箭也是不能丢荒的。好……你们记着：要和外面通婚，可是千万莫让女家占了你们的上风。那是危险的。时时要提防别人来攻打村子。生田赶快耕种，河堤也要……赶快……好吧，你们记着就是了。这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动手做，可是人手……唉，我们人丁单薄得很哪！你们晓得，我一辈子最爱的是人。以后不论什么人，——不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到了这里……只要肯拜我们丁家祠堂……你们要一律收留下来，像款待兄弟妻女一般款待他们。我再说一遍，要知道什么都不贵重，最贵重的是人哪！好吧，我的话已经说完了。真的，最贵重的是人哪！”

现在，——过了四百年之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末尾，那低原上面的红土已经变成一望无际的绿色的禾田。稻叶在这幅阔大的耕地上生长得肥壮而茂盛，把那条和四百年前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的小河遮盖起来，使人难以辨认那巨大的坚韧的弧线了。

那征服者把他的茅屋的第一根木桩敲打下去的地方，现在人们已经把它建筑成一个离清远县城不远的居住着两千多人口的村落。连外面的人都知道泥螺村，和流过这狭长的村庄西边的泥螺河了。瓦屋顶和草屋顶的建筑物不断增加，一直从中心街市把村庄的边界扩展到村北泥螺河水源所切成的崖壁之下。

无论如何，人类的劳动力的创造——迟缓或是迅速，总是十分可惊的。他们伏匿在大罗山中，在山外，——东边有高田乡，西北边有大洞墟，西南边有坝仔墟。现在，他们开辟了一条大路，从大洞墟起，一直通到泥螺村南边尽头。这条大路虽是草创、简陋的，然而穿过丁家山的山腹，高踞在泥螺村和属于泥螺村所有的万顷绿田之上，拙笨而傲慢，恰像是泥螺河那巨大的弧弓底弦索。它又在外南端和另外一条更大的、路心横镶着白石的道路——那是从坝仔墟通到高田乡的旧官道——相衔接。这样，人们可以很不费力地在这几个乡镇中步行，而且可以一直走到清远县城。

现在，泥螺村有了自己的祠堂、宝塔和庙宇，有了自己的茶山和林山，有了自己的锯木厂和烧砖窑。——他们把阔大的木排，载着柴薪或者青砖的沉重的木